

冰雪为骨 春花为魂： 吴绛雪诗作的风格和特色

与清初女诗人徐灿、柳如是、王端淑的比较研究

吴华潭

清初诗坛,才媛辈出,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篇章。在众多闪耀的名字中,我市女诗人吴绛雪(1650-1674)以其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以及清丽深挚、自成一格的诗歌创作,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本文旨在将吴绛雪置于清初女性文学的整体语境中,通过将其诗作与徐灿、柳如是、王端淑等代表性女诗人进行横向比较,从题材取向等维度,深入剖析吴绛雪诗作“冰雪为骨”的贞刚之气与“春花为魂”的鲜活灵秀相结合的独特风貌,进而确立其在清初女性诗坛中不可替代的个性与价值。

一、题材与视角的比较:闺阁之内与方寸之间的深掘

清初女诗人的创作题材已较前代大为拓展,但仍有其侧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家国兴亡与历史沧桑。以徐灿为代表。徐灿亲历了王朝鼎革与家族的巨大浮沉。其词作如《踏莎行·芳草才芽》等,将故国之思、身世之悲融入景物描写,深哀沉痛,被推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她的视角是宏大的,充满了历史纵深感。

社交酬唱与文士情怀。以柳如是、王端淑为代表。柳如是交往皆为陈子龙等名士,其诗作如《男洛神赋》等,往往突破闺阁限制,带有拟男心态和士大夫气概,风格雄健奇崛。王端淑作为著名女学者,博通经史,其诗题材广泛,唱和赠答、咏史评画,展现出不让须眉的学养与气度。

日常生活与个人情志。这是大多数闺秀诗人的共同领域,但书写重心各异。

吴绛雪的题材选择则显得更为内敛和纯粹。她将视角锁定在闺阁之内、方寸之间,却在此范围内进行了开拓。其诗作主要集中于二类:

一是咏物诗。这是吴绛雪最具代表性的题材。她笔下的咏物诗,绝非描摹形似,而是高度的主体投入与人格投射。如《春日杂咏·其三》:牡丹一树灿瑶台,争对东风激滟开。春到人间工点染,等闲都看此花来。相较于其他女诗人咏物多寄托闲情或身世之感,吴绛雪的咏物诗更直接地指向一种道德人格的自我塑造,带有一种物我合一的坚定。

二是四季感兴与闺情诗:她善于捕捉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并与之同悲同喜。如《春晚即事》:芳草娇晴试软游,轻衫初御麦风柔。松阴雨后春眠犊,柳外烟深午唤鸠。满涧落花山自韵,一林细竹路添幽。归来更爱斜阳好,照我桐梢水外楼。笔触轻灵,色彩明丽,构图清晰。与柳如是情诗的热烈奔放、徐灿忆旧词的沉痛悲凉相比,吴绛雪的情感表达更符合传统闺秀的含蓄典雅,但因其感受的真切与描摹的精细,同样动人心魄。

比较而言,徐灿、柳如是等人的视野是向外的,关联着时代风云与士林交往,而吴绛雪的视野是向内的,她深耕于个人生活与情感的微观世界,通过对一草一木、一瞬间的精雕细琢,构建了一个完整自足的审美空间。这种选择,既与其生活经历有关,也体现了她专注于内心世界挖掘的艺术取向。

二、情感内核与精神气质的比较:贞刚之节与灵秀之气的融合

这是吴绛雪诗作最核心的独特性。清初女诗人大多展现出超越前代

的刚健之气,但表现方式各异。

徐灿的情感内核是沉郁的悲慨。国破家亡的剧痛、丈夫失节的隐衷、流放边地的凄苦,使其诗词底蕴沉重,充满了幻灭感与无力感。

柳如是的情感内核是昂扬的豪迈。她以“巾幗丈夫”自许,诗中常见“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之类的壮语,充满用世之志与英雄情怀。

王端淑的情感内核是博雅の自信。作为一位学者型诗人,她的诗中洋溢着知性的光辉与对自身才华的充分自信,气质更为理性从容。

吴绛雪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完美地融合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气质:冰雪般的贞刚之节与春花般的灵秀之气。

“冰雪为骨”:内在的贞刚与理性。

吴绛雪自幼聪慧,不仅工诗善画,还通晓音律,这种广博的学识赋予她超越一般闺秀的理性思辨能力。她的诗中常有一种冷静的观照和清冽的气质。如《同心歌》:困顿共君守,艰难共君持。愿君莫忧贫,抱囊敢辞疲。在诉情言志的同时,流露出对人际关系的清醒洞察,不盲目乐观,而是带着一丝谨慎的悲悯。这种理性底色,是其“骨”之所在。她为国捐躯的壮烈结局,并非一时冲动,正是这种深植于骨髓的贞刚气节在现实中的绽放,使其诗作中的刚毅意象有了坚实的人格基础。

“春花为魂”:生命的灵秀与热忱。尽管理性贞刚,吴绛雪的诗却绝不枯涩。她对生活、对自然充满了热忱的爱。她笔下的春景、花卉、闺中趣事,都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如《梅》:萧疏瘦影映芳梅,曾记儿时手自栽。昨夜衾寒香入梦,月明窗外一枝开。将梅花的娇艳与凌寒的风骨结合得天衣无缝,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她的情感是细腻而真挚的,无论是欢欣还是愁绪,都如春花般绽放,毫无矫饰。

因此,与徐灿的沉郁、柳如是的豪迈、王端淑的博雅相比,吴绛雪的情感世界更为平衡与和谐。她既有女子的柔情灵心,又有不逊于男子的刚毅理智。她的诗,哀愁而不颓废,清丽而不浮靡,刚烈而不粗豪,形成一种“柔中寓刚,清而能醇”的独特美学风貌。这种气质,使其在清初女诗人中独树一帜。

三、艺术风格的比较:清丽深婉与精工雅洁

在艺术风格上,诸位大家各擅胜场。徐灿词深婉沉郁,得北宋遗风;柳如是诗瑰丽奇峭,有李贺、韩偓影子;王端淑诗则典重宏肆,见学者功力。

吴绛雪的诗风可以概括为“清丽深婉,精工雅洁”。

清丽:体现在其语言和意象上。她喜用明净的词汇,如“明月”等,构图清新,色彩明快,读来如饮甘泉。如“几番细雨更风斜,池面初闻出水蛙。小圃无人春自到,柔藤开遍忍冬花。”

(《春日杂咏·其四》)寥寥数笔,意境全出,春天气息,扑面而来。

深婉:指其情感表达含蓄蕴藉,曲折有致。她很少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景物的烘托、典故的化用,委婉道出。

冬山瘦削宜添雪,老树槎枒不动风,不仅将古人“峰寒枯石骨,木落透风声”的意境全盘托出,并更胜一筹。这种“婉”不是技巧的卖弄,而是其含蓄性格的自然流露。

精工:指其对字句的锤炼之功。吴绛雪有很高的艺术天赋,精通绘画与音律,这使得她的诗极具造型美和

音乐美。她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写景状物细致入微。如“垂杨两岸溪流缓,一带春阴绿过桥,一缓一过,将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色跃然纸上,把明媚舒展的动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足见其炼字之精。

雅洁:指其诗整体气质的纯净高雅。虫声疑雨落,蝶翅学花黄,她不作艳语,不涉俗趣,始终保持着一份闺秀诗人应有的端庄与雅致。

与柳如是的诗相比,吴绛雪更显清淡自然;与徐灿的词相比,吴绛雪更轻灵秀逸;与王端淑的诗相比,吴绛雪更纯粹凝练。她的艺术世界是自足而和谐的,仿佛一个精心打理过的江南园林,规模不大,但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布置得恰到好处,充满了诗情画意。

四、女性意识的比较:隐忍的自觉与人格的坚守

清初女诗人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已有不同程度觉醒。柳如是以其大胆叛逆的行为和拟男化的诗歌,是对男权社会最直接的挑战。王端淑通过学术成就和文学活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文化地位。她们的抗争是外显的、主动的。

吴绛雪的女性意识则表现为一种内化的、基于人格自我完善的坚守。她并未在诗中直接抨击礼教或表达社会性的诉求,而是通过诗歌创作,默默地构建一个以真、善、美为准则的内心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女性的才情得到尊重(她本人就是才女),女性的品德(贞、孝、慧)被奉为圭臬。她殉节的行为,表面看是符合传统“烈女”的规范,但其背后驱动力,更多是“舍我一身,全邑百姓”的儒家仁爱精神与个人英雄主义的结合,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自觉。她的诗作,正是这种高尚人格的文学呈现。她以自身的才华与生命,证明了女性不仅可以拥有不逊于男性的智慧与情感,更可以拥有超越生死的勇气与担当。这种以人格力量为底蕴的女性书写,虽不张扬,却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吴绛雪在清初女诗人群体中的独特坐标。她不像徐灿那样背负着沉重的家国史诗,不像柳如是那样展现出张扬的士人气概,也不像王端淑那样以渊博的学识著称。她的世界相对狭小,但正因如此,她得以向内深掘,将个人的情感、品性与艺术才能锤炼到高度的统一。况且,吴绛雪的回文诗,都是这些女诗人无可匹比的成就。仅此一项,就奠定了吴绛雪在我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不可撼动的地位。

吴绛雪诗作的特色,在于她成功地将冰雪般的贞刚气节与春花般的灵秀才思融为一体,形成了“清丽深婉、精工雅洁”的独特风格。她的诗,是其完美人格的文学外化:既有女性的柔情与细腻,又有智者的理性与刚毅。她的生命与诗作互为注脚,其殉节的壮烈结局,为其诗中一切关于高洁、坚贞的咏叹赋予了最沉甸甸的现实分量,使其艺术感染力超越了文本本身。

在清初女性文学的星空中,吴绛雪如一颗短暂划过夜空、光芒清冽而决绝的流星。她或许未能照亮整个时代,但她以生命燃烧出的艺术光华,足以让她在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我们理解清代女性精神世界与艺术成就的一个珍贵而独特的样本。

好书推荐



《离开的消逝的》

本书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7篇短篇小说和1篇中篇小说。当全心全意的爱情被辜负,主人公选择在等待中遗忘;当现实中的亲情无法温暖心灵,主人公在深夜独自摩挲想象中的孩子;父母双亡的孩子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谨小慎微地度日,唯有在梦中变成强大的自己。小说集带有浓厚的个人回忆与家庭情感色彩,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一个内心敏感、脆弱、小心翼翼的少年或成年男性,他们经历背叛或亲人离世,寻找内在的精神支撑,独自舔舐伤口,慢慢长出血肉,逐渐接受结局。

作品集聚焦普通人生活中的黯然时光,剖析人性肌理,有对生命、孤独和爱的思考,有对逝者的缅怀,更有对生者心灵的关照。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高光时刻,但依然追寻做心中的自己。



《恐龙灭绝以后:一个精神病人类的自救史》

本书是一个关于如何从灭绝、崩溃中获得自救与新生的故事,是书中人物通过虚构出健康的自己,治愈真实人生的真实故事,也是一部关于创作、精神疾病、身份认同、时代变迁的复合型小说。我是一个精神病人,在痛苦中虚构了另一个自己——李青。李青去创业、搞艺术,支持两位年轻人重塑恐龙和地球的生命故事,甚至跨界当歌手、拍电影。他一边与现实中的侵权者斗争,一边用疯狂的行为艺术般的文艺创作来治疗内心的创伤。

小说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让你看到一个普通人如何用创造对抗荒谬,把人生活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小说探讨在这个复杂时代,人如何通过创造找到意义,治愈自己。它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自救史,也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热血实践。文学从此不但更深地反映现实、干涉现实,还可以治病、维权、创业,更直接地塑造现实。

融媒记者 王伟建 整理